



联合国



PROVISIONAL

S/PV.2275  
28 April 1981

安全理事会

CHINESE

第二二七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1年4月28日

星期二上午11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多尔先生	(爱尔兰)
<u>成员国</u> ：	中国	凌青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弗洛林先生
	日本	西堀正弘先生
	墨西哥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
	尼日尔	乌马鲁先生
	巴拿马	奥索宙斯·铁帕尔多斯先生
	菲律宾	扬戈先生
	西班牙	皮内斯先生
	突尼斯	斯利姆先生
	乌干达	奥顿努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怀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利切斯坦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中午 12 时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1981年4月10日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4434)

主席：按照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请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孟加拉国、贝宁、巴西、布隆迪、加拿大、古巴、民主也门、埃塞俄比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几内亚、圭亚那、印度、印度尼西亚、牙买加、肯尼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南非、斯里兰卡、多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本叶海亚先生(阿尔及利亚)、若热先生(安哥拉)、凯泽先生(孟加拉国)、洪加武先生(贝宁)、科雷亚·达科斯塔(巴西)、西姆巴纳尼耶先生(布隆迪)、杜普伊先生(加拿大)、马尔米业卡先生(古巴)、阿什塔勒先生(民主也门)、格德利·吉奥吉斯先生(埃塞俄比亚)、耶洛内克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库姆巴萨先生(几内亚)、杜格拉斯先生(圭亚那)、劳先生(印度)、库苏马阿马查先生(印度尼西亚)、希尔先生(牙买加)、卡西纳先生(肯尼亚)、伯温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蒙特罗先生(莫桑比克)、巴巴先生(尼日利亚)、沙希先生(巴基斯坦)、马里内斯库先生(罗马尼亚)、尼亚塞先生(塞内加尔)、康特先生(塞拉利昂)、富里埃先生(南非)、巴拉苏希拉马尼亚姆先生(斯里兰卡)、阿卡波-阿伊昂约先生(多哥)、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弗尔霍韦兹先生(南斯拉夫)、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扎伊尔)、戈马先生(赞比亚)、曼奎温德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坐。

主席：我想告诉安理会成员，我收到新加坡代表的来信，要求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根据惯例，我提议，如果安理会同意，就依照《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37条的规定，邀请新加坡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许通义先生（新加坡）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席位就坐。

主席：依照第2267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我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及理事会代表团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卢萨先生（赞比亚）以及代表团其它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同样，依照第2267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彼得·穆希汉盖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邀请，穆希汉盖先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我想告诉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1981年4月28日的来信。来信如下：

“我代表特别委员会荣幸地请求依照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被邀参加安理会审议纳米比亚的局势。”

安理会曾为审议其议程项目邀请联合国其它机构的代表。因此，根据过去这一做法，我提议安理会根据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先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就坐。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第一位发言者是新加坡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许通美先生（新加坡）：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谢谢你们给我国代表团这一机会对审议纳米比亚问题作出我们微薄的贡献。安理会本月有你作主席，真是幸运，因为你为人正直，外交手腕灵活，公平处事。我们确信，你能给安理会以明智而有力的指导。

非洲国家和其他不结盟国家的几位尊贵的外交部长和其他代表，已经就与纳米比亚有关的南非行径作了有力的指控。这些指控是无可反驳的。无可争议，南非占据纳米比亚是非法的，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之所以说是非法的，是因为联合国大会在1966年第2145(XXI)号决议中已结束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托管。1971年6月21日国际法院提出咨询意见，认为联合国大会已合法有效地终止了南非托管纳米比亚，因此南非继续占据纳米比亚是非法的。

1966年以来，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了无数决议，要求南非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据。南非根本无视这些呼吁和要求。这种僵局一直持续到1978年9月29日安理会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这项决议载有后来人们所熟悉的联合国行动计划。众所周知，这项联合国计划首先是五个西方国家：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设想出来的。计划规定了停火、建立非军事区、部署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还规定了在联合国监察和监督下实行自由公平的选举。虽然非洲国家起先对此持怀疑态度，但它们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最后被说服，接受了联合国这项计划。同时，西方五国也说服了南非政府接受这一计划。

安理会通过这一计划已有两年半了。为何至今仍未得到执行？这项计划之所以仍未执行是因为南非态度消极，行动上规避推宕，这样说并不过分。西方五国和联合国秘书长与南非间为执行这项计划所进行的谈判旷日持久，很难取得进展。南非不断地提出问题，制造困难。一个问题刚刚解决，南非政府就会提出另一个

新的问题。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今年一月。当时在南非坚持下，在日内瓦召开了执行前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西南非民组领导人主动提出与南非政府签署一项停火协议，并表示切实遵守联合国计划的所有规定和条件。但是南非政府却从以前接受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立场往后退了。南非谴责联合国有所偏袒，并附和纳米比亚内某些政党的意见，说联合国计划对于在独立的纳米比亚里继续民主进程及尊重个人和少数人的权利，没有作出充分的保证。由于南非政府这一态度，执行前会议以失败而告终。

我仔细地检查了南非代表今年4月22日在安理会的发言。他的发言中的唯一论据就是：纳米比亚必须在有了充分的和平和安全条件之后才能举行联合国监督的选举，南非认为联合国不可能而且也不会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实现这一点。我觉得这一说法毫无使人信服之处。毫无疑问，我们联合国会员国当然要确保纳米比亚停火生效后，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将维持和平和安全的条件，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在没有恐惧和威胁的情况，参加联合国监察和监督的选举。因此，南非在执行联合国计划的道路上设置的障碍只不过是重施故技，与它过去设置的障碍和提出的借口非常相似。

南非代表在安理会的发言中，请求安理会采取宽容谅解的态度，避免彼此对峙。这是花言巧语。但是我们必须从其所作为来判断南非，而不是从它所说的来看。在这一点上，对任何国家都是一样。可惜的是，南非言行不符。如果南非不准备放弃并吞纳米比亚的美梦，那么我们怎么能避免与它对峙？如果南非终止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据，我们又怎能避免与它对峙呢？如果南非不准备诚心诚意地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我们又怎能避免与它对峙呢？那些侵略别人，非法占领别国领土的人总是侈谈和平，宣扬国际合作、谅解和谈判。我们决不能被这些空谈所欺骗。

我已仔细地检查了联合王国代表1981年4月23日在安理会上的发言。在他的发言中，他宣读了西方五国高级官员伦敦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全文。公报中西方五国一致认为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仍然为纳米比亚过渡到独立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是公报接着说，西方五国已经考虑了加强现有计划的种种可能性，一致认为如要加快解决的进程，就要采取措施使所有各方对独立的纳米比亚的前途更有信心。伦敦公报使非洲和不结盟国家焦急不安。他们想知道西方五国是否依然决心坚持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载的行动计划，并诚心诚意地加以执行。他们说的“加强现有计划的种种可能性”是什么意思？他们想修正或修改这项计划吗？我们认为联合国的行动计划一点没错。要说错是南非政府的态度错了。因此，要改变的不是联合国计划，而是南非政府的态度。

有些西方五国同事曾问我，我们为何要把执行联合国计划的主要责任强加于他们。我想讲三个理由。第一，我们要他们负责，因为联合国的计划原先是他们的构想；第二，西方五国由于他们与南非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具有很大的权势，如果运用这种权势，他们能够说服南非政府改变其路线。其它国家对南非则没有这种权势；第三，确保迅速而忠实地执行安理会这一决议，是符合西方五国的利益的。我这么说是因为这些西方国家都鼓吹和平变革。他们一再告诉我们，要和平变革，不要暴力变革。因此，确保纳米比亚和平变革的成功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如果西方国家不准备对南非施加压力来消除它的顽固态度，那么和平变革必定会失败。如果和平变革的道路行不通，那么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的选择就是加强武装斗争以便从南非手中解放出来。西方必须牢记，除和平变革外的另一选择，并不是默许现状的持续，而是用非和平的手段进行变革。

在结束发言时，我与非洲和其他不结盟国家的同事们一样，请安理会坚决而果断地行动起来，采取措施以迅速认真地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

主席：我非常感谢新加坡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皮内斯先生（西班牙）：主席先生，我过去已有机会祝贺你担任这个崇高机构的主席，并向前任主席弗洛林大使表示了受之无愧的敬意。今天我想感谢非洲国家的外交部长来出席会议。他们来出席会议反映了这次辩论的特别重要，而且也确实显示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我希望向每一位部长阁下表示感谢和敬佩，感谢他们到纽约来，使这件普遍关注的重要事情更为令人注意。

今年1月30日我们就在这个会议厅开会，听取了秘书长关于执行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和439(1978)号决议的报告。比这早几天，在日内瓦召开了由所有有关方面参加的会议，讨论直接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详细办法，以确保纳米比亚在1981年取得独立。

为达到这一目标，日内瓦会谈准备为停火和在今年上半年开始执行联合国的计划订定日期。

不幸的是，尽管在会议上建设性地交换了看法，但南非拒绝为停火订定日期，使进行了很久的谈判暂时停止，其后果难以预料。本来这次谈判是可能在近期内找到解决方法的。南非的这种态度挫折了各方间进行的对话。他们都曾到日内瓦为和平解决阐明先决条件。他们中有：前线国家，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和非统组织主席的代表，塞拉里昂外交部长以及其它重要国家诸如尼日利亚和西方五国的代表。西方五国在过去四年里为设计和执行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计划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日内瓦会议的结果必然引起全世界的严重关注。

然而，会议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多年来所参加的长时期谈判是浪费时间。安理会第385(1976)、435(1978)和439(1978)号决议所载的解决计划仍然完全有效，上述决议依然是纳米比亚和平过渡取得独立的根本构架。建立非军事区，部署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组织联合国监督下的自由选举，反对任何内部解决方法，这一切都是指导我们为和平而努力的根本要点。然而，要在我们的工作中忘掉

我们走过的路是不可能的，忘掉我们花去许多时间来实现如此错综复杂的谈判的目标而又徒劳无功也是不可能的。上述安理会决议所载的计划必须毫不拖延地付诸执行。

1966年，联合国大会按照其第2145(XXI)号决议直接负责管理纳米比亚领土，直至纳米比亚获得最后独立。自那年起，联合国一直担负着这一重大责任，联合国有义务给予纳米比亚人民独立，不管存在着什么障碍。在我以前，许多发言者都已十分精确地一再阐述了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理论的演进过程上的基本里程碑。因此，我不想重复列出大会或安理会的那么多决议，也不想重复国际法院的精辟意见。

支持纳米比亚人民，支持他们在完全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取得独立的权力，这一直是西班牙外交政策的一部分。我国外交部长在上届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指出：

“南非违反联合国决议继续占据纳米比亚领土是这整个地区的纷争的长期因素。我们认为，必须尽快地结束这种非法的占据，因此我们支持了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通过的决议，重申纳米比亚人民有自决、自由和独立的权利，重申统一的纳米比亚领土完整。”（A/35/PV.4.英文本第46和47页）

解放力量的崛起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其目标正逐步地得到实现。去年庆祝了联合国大会第1514(XV)号决议通过二十周年。津巴布韦等国家取得了独立，但它们为解放不得不经历艰难的历程。这不仅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而且使我们受到鼓励去尽早解决由于南非非法占据纳米比亚领土而造成的困难局面。正如我们在前几次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实际控制领土的政府不采取必要步骤来达成公正持久的解决，那么解放运动准备与政府谈判将是毫无意义的。由此说来，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已充分证明具有伟大的政治品质，并在寻求纳米比亚问题的解放方法时多次表现出建设性的态度，清楚地表明西南非民组完全赞同安理会第435(1978)和439(1978)号决议所载的联合国计划。



同样，我们必须强调前线国家多次表现出来的积极态度，它们一直在与联系小组的西方五国和秘书长纳米比亚特别代表进行对话。现在，我想与其它代表团一样感谢秘书长为公正地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所作的不懈努力。

谈到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而举行的各种区域性会议，在近来举行的会议中我们想强调一下这个月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协调局部长级特别会议。会议作出了一些结论，其中我们想强调下列几点：会议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重申应该在纳米比亚整个领土实现独立，不得分割领土的任何部分，特别是沃尔维斯湾；反对任何违背安理会第439(1978)号决议的内部解决，反对对第435(1978)号决议所载的计划作任何实质性的修改，上述两决议继续为纳米比亚和平过渡到独立提供一个普遍接受的基础。

西班牙身占安理会一席位，将支持至今所作的任何不懈的努力，以确保纳米比亚人民迅速取得解放，并且能在联合国监督的选举中表达出多数人的意愿。没有联合国直接参加的任何解决方法都将是不明智的。同样，我们反对加强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军事力量，反对无故拘留大批爱国志士，反对不仅在其非法占据的纳米比亚而且对其邻国不断进行的威胁行为。

虽然光用言词不能解决问题，但是通过谈判来迅速有效地解决问题同样也肯定是现实的作法，正如《联合国宪章》所提倡的那样。《宪章》还设立安全理事会，主要负责具体解决冲突的局势。然而，我们认为，不加区别地应用极端措施可能不是我们所提倡的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根据联合国专设机构的研究报告，这种措施对最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国家，对目前由于该区局面不平衡而遭受苦难最深的国家来说，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我们认为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为时还不晚，只要冲突各方，主要是南非，放弃拖延战术，接受国际社会的意愿。

最后，我要附和秘书长向南非发出的紧急呼吁，要求南非尽快重新考虑其有关立即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立场。

主席：下一个发言的人是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实施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安理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邀请他出席会议。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卜杜拉先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实施情况特别委员会（二十四国委员会）主席：我谨代表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实施情况特别委员会在此诚挚地感谢安理会让我有机会在其审议联合国所面临的纳米比亚紧张局势的会议上发言。

此外，主席先生，对于您这次主持安理会的审议我感到十分高兴和满意。爱尔兰人民和政府对于殖民地人民争取自决和独立事业所作的努力是人所皆知的。

由于比勒陀利亚少数人政权毫不掩饰地坚持其顽固立场，国际社会为纳米比亚问题谋求通过谈判达成一项确定的解决办法而进行的努力再次受到挫折，安理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目前一系列的会议的。会议的召开反映了非洲国家集团成员国和不结盟国家集团的成员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对该领土最近事态发展的严重关切，也着重指出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促使联合国采取一切可能的有效措施，以消除这一严重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此外，南非公开藐视国际社会意志的行为构成对本组织的严重挑衅，因为这种行为破坏了联合国赖以建立的各项原则。

作为负有保证充分实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任务的联合国机构，特别委员会一贯认为：鉴于南非当局拒绝接受国际社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要求；鉴于该当局继续依靠武力无限期地对纳米比亚进行非法占领并鉴于它不断对邻国进行侵略，因此充分有效适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措施将是迅速恢复纳米比亚人民和平、正义和自由的关键。我相信，委员会这一立场的正确性已经获得最为适当的表明。事实上，安理会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之后众所周知的事态发展和所谓日内瓦执行前会议由于南非玩弄狡猾拖延手段而导致可悲的失败都清楚地揭露了南非政府的真正意图：它想利用谈判作为幌子来争取时间，以便通过一个傀

傀儡政权充当代理人来巩固它对该领土的统治，并剥夺纳米比亚人民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于此同时，我们看到并衷心赞成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人所表现的诚挚愿意竭尽全力以便毫不迟延地充分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载联合国计划的良好政治家修养。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人异乎寻常地表现了和解精神、耐心和合作态度是人所皆知的，在此无须多讲了。同样地，我想特别赞扬前线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始终不渝地在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事业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委员会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审议纳米比亚目前形势的。各方屡次设法运用理智通讨国际谈判来达成一个独立、稳定、自治和民主的纳米比亚的尝试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事实上立即采取其它变通措施的时机已不我待。如果我们不想看到目前的武装斗争沦为一场后果极其悲惨的全面战争的话，那末我们至少要做到的是：一方面由安全理事会通过一项全面经济制裁计划，另一方面由国际社会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纳米比亚战斗人民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谨向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提出召开目前这一系列审议纳米比亚形势的安理会会议的重要倡议，深表谢意。我相信，在不结盟国家会议成员国的充分合作下，安理会在这一系列会议期间通过的任何决定，对于恢复纳米比亚人民长期被剥夺的人类尊严和自由，必定起有关键性的作用。拖延是拒绝采取行动最坏的表现形式。

最后，我想要特别赞扬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他为寻求一项令人满意的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方案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主席：我十分感谢特别委员会主席对于我和我的国家所讲的友好的话。

勒普雷特先生（法国）：四年来，法国和联系小组其它四个成员国一起，为寻求一项得到国际接受的和平解决艰苦的纳米比亚问题方案进行了持续不懈的努力。

自从五国小组提出一项解决方案以后，谈判经历了乐观、犹豫和有时令人失望的不同阶段。不仅是联系小组的成员国，而且特别是非洲国家，其中首先是前线国家也作出了重大的努力，这些国家表现出的耐心、智慧和合作精神是值得赞扬的；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和他的忠诚助手们也作出了重大的努力，对此我要深加赞扬。目前我们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当南非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接受了这项计划，并当安理会通过了第435（1978）号决议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的目标——一个自由和独立的纳米比亚的出现——终于实现了。随后，由于解决方案的解释和执行方面发生了一些问题，这自然使我们感到失望。1978年春天，许多人认为谈判再也无法进行下去了。但是，通过不懈的努力，我们还是找到了恢复谈判的途径。

当时已故的内图总统建议在纳米比亚北部边境建立一个非军事区。他的建议使谈判得以恢复。谈判取得了进展，参加谈判的各方也都表现了他们的诚意。这种情况使人们重新对纳米比亚在适当的时机可能获得独立充满了信心。今年1月7日至14日举行的日内瓦会议的目标就是商定一个开始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日期。

日内瓦会议的失败使我们感到失望。我们特别理解非洲国家的愤懑心情，因为我们确实看到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代表团和前线国家、尼日利亚和非统组织的代表团都已下定决心争取成功。另一方面，依我们看来，南非代表团成员所提出的推迟解决方案生效日期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日内瓦会议结束以来，联系小组各成员国一直在考虑究竟应当采取何种态度。由于我们面临着一种新的形势，而且我们中的一个成员国更换了政府，所以联系小组进行思考的时间就要比某些人预期的长了一些。好几位发言者批评我们在大会第

三十五届会议第二期会议上没有提出新的建议，甚至有时还保持沉默。一些代表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应当舍弃谈判而凭借武力和强制性措施。

难道有人真的相信呼吁安理会采取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就能达成日内瓦会议的目标——使纳米比亚在1981年获得独立——吗？我们不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

有人告诉我们谈判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是请问：我们至今所作的许多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吗？难道秘书长浪费了他的才能吗？难道内图总统一生最后几个月所进行的努力是无益的吗？难道天今的形势同1977年的形势毫无差异吗？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

法国代表团深信，现在进行谈判为时并不晚。各方的立场之间并不存在着毫无希望的巨大差距。

我们认为，日内瓦会谈虽然令人失望，但也并非毫无益处。一个代表团提出反对并不影响联合国计划的可行性。解决方案当由各方和整个国际社会都接受纳米比亚的独立、举行自由选举并在纳米比亚领土派驻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没有人反对第435(1978)号决议。南非代表团提出的问题涉及联合国的公正立场和当事各方之间的信任。我想顺便在此提出，如果南非在纳米比亚问题上也能遵循其它负责管理委任统治地和托管领土的国家所遵循的同样政策，那就不会存在不信任的问题了。不存在这种不信任的问题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根据这种假说，纳米比亚早在二十年以前就是个独立国家，纳米比亚政府也会得到国际承认，因此也就不存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了。

我们认为，第435(1978)号决议应当继续成为今后解决办法的坚实基础。如果仍有必要就上述方案作出安排的话，那也只能在联合国范围内作出。

我们现在必须想出克服日内瓦会议所出现的障碍的方法和途径，以便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进而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对于平等对待当事各方和该领土的

民主前途这两个问题有人表示担心。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国际社会应能提供恢复达成进展所必不可少的信任气氛的必要保证。

我们认为我们应当朝着这个方向进行努力。正如4月23日在伦敦发表的公报和英国副常驻代表在安理会所指出的那样，联系小组的成员国目前也致力于朝向这个目标迈进。现在提出具体提案为时尚早。但是，我们愿意照这个办法进行努力。

对我们来说这是唯一正确的办法。不管过去许多年来积下了多少怨恨，取得成功意志还是应当压倒一切。除此以外没有其它选择。从法国方面来讲，我们决心在五国小组内进行努力，以寻求纳米比亚问题的和平解决。法国认为，将来的努力必须照顾到如下两点：第一，必须考虑到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公约所阐明的各项权利、自由和政治原则；第二，必须制订保证尊重和适用这些原则的制度。

主席：下一个发言的人是圭亚那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道格拉斯先生（圭亚那）：主席先生，我首先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

一月份毫无成果的日内瓦执行前会谈是国际社会为了争取纳米比亚非殖民化而同南非进行耐心和理智对话的集中表现。南非粗暴傲慢的态度使得谈判归于失败。这种态度清楚地表明比勒陀利亚政权决心不顾一切地维持它对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并破坏国际社会使该领土独立的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本身就表明了我们容忍的徒劳无功。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此开会也证明我们有决心对南非一味冥顽不灵地玩弄回避拖延的伎俩施加必要的压力。由于认识到纳米比亚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的严重性，许多政治家参加了这次安理会的会议，他们在此要求安理会采取适当措施，以便对南非拒绝实施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问题各项决定而形成的挑战作出回答，并设法消除南非顽固态度对该地区和平与稳定所造成的威胁。

促使我们必须召开这次会议的严重局势是不能采用妥协办法来解决的。安理

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的历史就是妥协的历史。安理会本着迁就精神而通过的第435(1978)号决议奠定了赢得纳米比亚独立的基础，并使人们乐观地认为，通往被占领领土获得自由之路的主要障碍已被扫除。但是这些年来的事实证明，尽管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国际社会的大多数都把妥协看作加速非殖民化进程的方法，但相反地，南非却把它看作是无限期推迟纳米比亚独立的权宜之计。在讨论纳米比亚前途的谈判中，南非一直在玩弄拖延时间和欺骗的伎俩。这种伎俩已从日内瓦会议上南非的嚣张态度中表露无遗。

因此，令人失望的是，尽管南非多年来一直玩弄着欺骗和规避的伎俩，最后又在日内瓦会议上演了一出闹剧，但现在竟然有人乘机提出倡议，暗示需要作出进一步的妥协来安抚南非。难道南非过去的表现不正是说明它认为妥协是永无止境的吗？所有的人不是都很清楚南非要求国际社会在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上作出让步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吗？它的欲望不能满足的原因是南非对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办法丝毫不感兴趣，因为解决办法意味着结束它对纳米比亚的占领和给予该领土自由。

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的法理依据是存在的。第435(1978)号决议就提供了这个依据，这项决议获得国际上的普遍支持，而西方五国对它也负有特殊的责任。如果仅仅为了满足南非狡诈的要求而修改这项决议或偏离它的原则，那么就会使人怀疑我们对于决议的宗旨是否具有诚意，也会使人怀疑我们是否真正致力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公正解决。唯有在该项决议的基础上，并在联合国的范围内才能采取谋求最终和平解决办法的主动行动。

深使我们关注的是西方五国对第435(1978)号决议的精神和文字犹豫不决所表现的暧昧和先后矛盾的态度。西方国家不敢寻求实施它们自己起草并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决议，其主要原因是它们的首要考虑在于战略和经济方面的利益，从而继续歪曲这一纯粹是非殖民化的问题，并把纳米比亚当作东西方对峙的焦点。它们的这种观点同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观点大相径庭，并且也是促使南非坚持其顽固立场的原因之一，因为南非种族主义者相信他们的西方朋友最终不会施加压力以迫使南非终止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的。

从西方国家到目前为止的表现看来，南非无疑已经摸清楚了西方国家处理问题轻重缓急的先后次序。由于西方国家随时准备听从南非的观点，这就使我们不得不要正视西方国家到底是在起调解的作用还是在起南非默契盟友的作用的问题。只有安理会采取了坚决的行动，这些主要的西方国家才能消除人们对于它们所起作用的本质和它对纳米比亚独立事业是否真正努力争取的怀疑。

目前国际上已对这种坚决行动应采取何种形式达成广泛的协议。在耐心等待和容忍多年之后的今天，大家普遍认为对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顽固态度唯一适当的回答就是对它施行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全面强制性制裁。非统组织、不结盟运动和大会都要求采取这种制裁行动。如果安理会要向全世界，特别是纳米比亚被压迫人民表示它最终打算实施它多年来所通过的纳米比亚问题决议，那么它就必须重视上述要求。安理会必须重新恢复本组织的威信。由于南非在日内瓦的蛮横行为，这种威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在这方面，身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西方各国应当接受国际上协商一致的意见——要求把对南非施行制裁作为朝向纳米比亚独立的下一个步骤。

我们深信，我们在此作出的外交努力将有助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为了把南非占领军赶出纳米比亚而进行的艰巨斗争。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一贯愿意通过谈判寻求解决纳米比亚冲突的办法，但是它也始终知道，只有战场上的胜利才能最终决定解放斗争的结果。事实证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只有选择军事手段才能对付南非的侵略行为和强硬态度。因此，国际社会应当竭尽最大努力来支持这些英勇自由战士在战场内外所进行的一切斗争。另外还必须支持那些经常遭受比勒陀利亚野蛮进攻的前线国家。

南部非洲的非殖民化进程可能会遭到暂时的挫折，但从长远来说是不可阻挠的。圭亚那相信解放斗争必然会赢得胜利。安理会施行制裁行动将会加快这一胜利的到来。



主席： 感谢圭亚那代表对本人和我国所说友好的话。

现在我以爱尔兰代表的身分发言。

我不能象其他许多发言者那样在发言开始时，先向主席说一番友好赞扬的言词，当然，我是的确希望他一切顺利如意的。 不过，我的前任彼得·弗洛林大使已经回到纽约，我倒是要亲自向他致意，感谢他在安理会三月份主席任内所做的工作。

1966年，联合国对纳米比亚人民负起特殊的责任，今天我们在此聚会，再次审议如何履行这一责任。 在简短的发言中，我不可能也不应该详细叙述联合国与这个问题的关系的整个历史，但是，鉴于这次辩论的重要性，我感到有必要讲个大概。 我相信我们也值得回忆一下，这段长久的历史之中的一些经过，因为，南非1月份在日内瓦辩称，讨论实施联合国解决计划的日期还为时过早，所以重温这段历史将有助于正确地认识南非的诡辩。

1920年，国际联盟委任南非统治前德国领地、1968年改称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洲，责成南非“尽力”促进“该领土居民的物质与精神福利和社会进步”。 国际联盟解体，联合国继起之后，南非并不效法其他委任统治国的做法，于1946年拒绝将该委任统治地置于新的联合国托管制度之下。 1949年，南非甚至拒绝继续向联合国递交关于这块领土情况的报告，根据《宪章》的第73(e)条的规定，它有递交报告的义务。 它也拒不接受1950年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国际法院的意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况已起变化，国际联盟委任统治书规定的监督职能应由联合国执行。

但是联合国仍然继续努力。 1950年代初期的特设委员会，1957年以后的翰旋委员会以及1962年的联合国特派团等最后都由于南非采取的态度而未完成它们的使命。 诚然，南非从最初企图正式吞并该统治地的立场上后退了，但是在这期间，它把对本国人民正在实行的许多种族隔离政策，搬到纳米比亚一步一步地

执行，并采取了种种实施上述政策所需的镇压措施。

1960年代开始了新的一页。一些国家又向国际法院提出控告，由于国际法院认为它们没有资格控告而败诉，此后，联合国大会决定终止这一委任统治。

1966年那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决议宣布，既然南非再无其它权利管理这块领土，西南非洲此后就是联合国的直接责任。1967年，大会设立了纳米比亚委员会。然后大会正式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有效措施，以确使现已非法留驻这块领土的南非撤出去。

1969年3月，安全理事会第一次着手处理这个问题。安理会承认大会终止委任统治的决定，要求南非从非法留驻的地方撤出安理会还申明，南非如不照此办理，那么安理会就要依照《宪章》采取必要的步骤或措施。

爱尔兰完全支持大会1966年作出的终止委任统治的决定，并欢迎安全理事会1969年决定在新形势下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我们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因为爱尔兰政府认为，甚至在11年前那个时候，就认为安全理事会，特别是常任理事国有责任并有权结束南非的非法留驻。真的，早在1966年，当时我国的外交部长艾肯先生就申明了上述这一立场。

南非的留驻是非法的这一点，很快于1971年经国际法院咨询裁定而得到澄清，毋庸置疑。这项裁定明确说明，南非有义务立即从纳米比亚撤出，联合国各会员国有义务承认南非留驻纳米比亚的非法性。我强调“义务”这个词。安全理事会第301(1971)号决议表示同意国际法院的结论，并自此以后一直在寻求办法贯彻这些结论。

安理会为贯彻那些结论而认真作出的新努力从第385(1976)号决议开始。安理会在这项决议中声明必须在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纳米比亚全境内举行联合国监察和监督下的自由选举。但是那些建议只是提纲而已，需要的是一套具体的建议和实施这些建议的具体计划。这就在第二年开始了，当时是安全理事会成

员的西方五国在安理会于前一年确定的基础上，积极寻求一项国际上普遍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

这确实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进展，我国政府欢迎五国提出的计划。我们也欢迎安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该决议认可了根据上述计划制订的详细解决方案。我们把这个计划看作是最有资格贯彻执行决议的国家为实现纳米比亚独立而进行的认真踏实的努力，我们也把这项计划看作是在联合国范围内用和平手段解决一项一向证明是棘手国际问题的值得欢迎的新尝试。

这项计划是化了许多心血的结晶，可是执行计划进展之慢令人焦急不耐烦。不过后来几年里曾就这些方案的许多方面以及实施方案的办法达成了协议。在整个时期内，秘书长及其手下工作人员、前线国家、西方联系小组、西南非民组等都作出具体的努力，对这一切我们表示感谢。南非也同意了讨论实施的办法。一向说话条理清楚的坦桑尼亚外交部长上星期五曾在这里约略地向我们说明，为使南非同意执行方案是作了很大的让步，显示了很大的诚意。然而，1978年年底似乎出现了重大的转机，不仅西南非民组，南非也在原则上接受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条款以及决议中包含的解决方案。

但是，下面这个关键问题仍如以往依然存在。南非政府真正的态度是什么？他们原则上接受了联合国提出的国际上普遍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但是，在讨论这些方案的同时，他们都试图通过单方面组织的选举和作出的种种安排，在1978年末促成内部解决，这种企图理所当然地遭到国际社会的拒绝，安全理事会第439（1978）号决议宣布选举完全无效。

然而，经过好一番艰苦的谈判，到去年年底，这段漫长而令人厌烦的历史似乎终于可以满意地结束了。1981年1月的日内瓦会议将是最后的一个阶段，安排这次会议是为了增强信任，就停火日期达成毫不含糊的协议，这样三年前的方案现在就有可能得到实施。但是，在日内瓦，尽管与会各方抱有很高的期望，尽管

非洲方面处处显示善意，然而据秘书长1981年1月19日的报告说，南非宣称：“现在还不是时候”（S/14333 第16段）。

现在着手还不是时候！原来的委任统治权是六十年前授予的；联合国大会早在三十五年前就拒绝让南非并吞这块领土；国际法院三十年前就裁决南非必须接受大会的监督和监察；委任统治十五年前就终止了；安全理事会十年前就与国际法院意见一致裁定南非留驻这块领土是非法的，命令南非撤离；三年前提出了详尽的方案；两年前南非致函秘书长，通知他说，南非已“决定合作迅速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S/12983，附件）。事到如今，南非竟然觉得现在着手还不是时候。

一块领土实现独立前经过这么周密的准备，这么细致的谈判，这么注重解决方案必须公正和国际上普遍能够接受，近代历史有这样的先例吗？一块附属领土的地位问题使国际最高司法和政治机构付出这么大的精力，耗费这么长的时间，从来有过么？一个新国家的诞生经过如此悉心护理，有那么多大国为之照顾接生，这以前有过吗？而南非竟然还觉得现在着手还不是时候。

对这种托词，人们会说什么来答复呢？不过，还是让我们尽力忍耐，设法去理解它的意思吧。

我们细心阅读了所有的文件，特别是秘书长关于日内瓦会议的报告，文号第S/14333号，悉心听取了南非早先在这次辩论中的发言，仍然难以捉摸它的意思。

南非为自己至今还拒绝实施它在1978年原则上接受的东西提出的理由，至少是公开的理由似乎有两个：第一，它声称联合国不会不偏不倚；第二，它代表它称为纳米比亚的人民表示担心，怕实施计划有可能导致“一人一票，只投一次”（S/14346 第7段）。

目前对我们来说，根本的问题是这些理由能否成立，或者说，这些理由是不是拒绝执行计划的借口，指望国际上情况变化，南非于是可以继续保持对纳米比亚的

控制。换言之，现在对我们来说，真正的问题，说得不客气，是有无诚意的问题：南非自己称之为有无信任和信心的问题。但是，不是象南非所说的那样，这不是联合国和世界社会有无诚意的问题，而是南非自己有无诚意的问题。

不过，我们不妨假设南非担心的理由确实持之有故，看看怎么给予答复。

关于第一点，不偏不倚的问题，有一件事实虽然有时被搞得不受注意，但照理应该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认可的那个计划规定，（当然这是以不妨害国际法律立场为前提的，）联合国并不组织选举，联合国将监督和监察选举。南非的行政当局仍起作用，直到独立为止。所以，说联合国不会不偏不倚是耸人听闻没有道理的。

同样，因为联合国承认了西南非民组并给予有限的一点支持就说联合国有所偏袒，也是没有道理的。诚然，大会承认西南非民组是纳米比亚人民“解放斗争”的“唯一真正的代表”。但是，大会承认西南非民组在解放斗争中的作用，安理会决定纳米比亚未来的政府必须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来确定，这两件事并不互相矛盾，尤其是西南非民组也已接受这个决定并同意遵守，所以更是如此。而且，在考虑大会对西南非民组的态度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南非及其行政当局）对付西南非民组的大规模活动，包括出动军队和警察在内，以及不断给予纳米比亚其他分子的支持，要知道，南非及其行政当局在纳米比亚毕竟是起着控制作用的。

我在文号为S/14266的秘书长报告第12段中注意到另一个要点，那就是秘书长的代表厄克特先生去年年底访问比勒陀利亚时重申了：“〔过渡时期援助团〕将直接负责执行决议的工作，从过渡时期开始以后，对所有参与政治过程的人都会平等对待。”（S/14266，第12段）

我们欣然赞成联合国已经作出的承诺，我们认为，就说公正不偏问题有其实质内容的话，这种承诺也大可为解决问题提供基础，而且实际上这在日内瓦是显而易见的。

南非提出来的、并且上星期三在这里发言时又提及的第二个根本问题是什么呢？即它担心纳米比亚的选举进程会在实际上导致“一人一票，只投一次”（S/14346第7段）。

我认为南非担忧的情况不会出现，但是，我不禁要反唇相讥，即使南非的担忧是有根有据的，那么纳米比亚人民至少因此还参加了一次自由选举，而在南非白人统治下，他们和南非本土的大多数人却从来没有权利参加自由选举。更好的答覆当然是务必让全体纳米比亚人民象其他国家人民一样，享有他们从未有过的自决权，自己决定本民族的命运，包括决定愿意生活在什么样的政治结构之下。

但是，在南非提出的论点背后似乎有为将来纳米比亚少数民族的权利担忧的成分。一个向来专为一个少数民族的利益统治纳米比亚、镇压本国绝大多数人民、剥夺他们公民权的政府，竟为少数民族这样担忧，不禁令人诧异。

不过，其它比南非更有权感到担忧的国家或许会觉得这点是有道理的。我认为它们实际上不必担心，在由制宪会议民选代表通过谈判实现独立的纳米比亚，少数民族不会受到压迫。其它历史较为悠久、今日依然欣欣向荣的民主国家当初诞生时毕竟也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的。

但是，如果觉得这个论点有实质内容的话，如果剩下的问题就是这一点，那么我相信，假定日内瓦与会一方再进一步表示当初的诚意，这一点也是可以解决的。

然而，令人不能接受的是，在就其它问题进行了多年的谈判之后，南非方面最近首先提出的那个论点，现在竟然成为理由，怀疑在第435(1978)号决议认可解决计划的基础上实现纳米比亚独立所作出的全部努力并要求整个重新做起，虽然南非公开的立场仍然表示它原则上愿意实施这个计划。

关于这最后一点——即必须坚持业已同意的构架这一点——我最好还是引用另一个著名人士在这个问题上值得注意的观点，我指的是载于安理会文件中的1980年8月29日致秘书长的一封信的开头两句话：

“西南非洲／纳米比亚人民和南非政府决心成功地完成过去三年半来为领土独立所进行的谈判。在这段期间，成就很多，为了所有各方的利益，不应该使这些成就付诸流水。”（S/14139，附件第一页）

这信是南非外交部长写的，日期是去年的一天。我们可以在许多方面怀疑南非是否有决心继续前进，但是这位部长说“为了所有各方的利益，不应该使这些成就付诸流水”，这话说无疑是对的，因为我相信，如若我们现在把赖以取得成就的构架抛弃，那么那些成就就必将付诸流水。

以我所说的这一切，有一点当然很清楚，即我国代表团在广义上对南非的真实意图依然非常怀疑。但是现在要是承认失败，或在根本上改变方向，不再努力促使南非将它1978年原则上接受的东西——即纳米比亚将来在第435(1978)号决议的基础上独立——付诸实践，势必产生严重的后果。

我们认为，现在倒是需要：重申第435(1978)号决议；在决议的基础上，在其规定的范围内，消除一切尚存的障碍，揭掉其有理的外衣；对南非不断施加强大的压力，迫使它终于实施它两年多以前声称原则上接受的东西。我们认为，要取得进展，唯有这样三管齐下。

如果再继续长期拖延，不予纳米比亚以自由独立，显然是不能容忍的，不应该具延宕了。爱尔兰希望看到订火和导致选举的过渡时期尽早开始，希望看到纳米比亚年内独立。延宕将造成更多的流血和痛苦，意味着在纳米比亚继续实行镇压措施，继续设法分化纳米比亚人民，挑拨种族关系，武装一个种族去反对另一个。这也意味着，纳米比亚人民独立时迫切需要的矿产和其它资源，南非仍然可以为其一己私利随心所欲地加以开发。但是，目前的冲突继续拖延将产生比这更为广泛的后果，几乎不可避免地使整个地区的局势更趋不稳，有可能使冲突扩大，将外面势力卷进冲突之中。如安哥拉外交部长在这里的发言中说明的那样，南非维持其统治的种种努力已对邻国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它越过纳米比亚边界、深入邻国国

境进行袭击的事件频频发生，而且越来越不分青红皂白，使那里的人民蒙受苦难和死亡，使该地区新独立的国家忍痛转移注意力，不能专心从事经济发展，本来它们是可以无忧无虑地致力经济发展，造福本国人民的。

许多发言者，包括许多特地前来安理会致词的不结盟运动国家著名的外交部长，在这次辩论中普遍表示关切和灰心；从我的发言中，大家可以明白我国代表团和他们有同感。我们认为必须对南非施加压力，必须坚决迫使它执行安理会的决定，最终让纳米比亚独立。南非在那里的统治，国际法院早就裁定为非法的。我们过去希望，现在依然希望那些与南非联系最多的国家继续努力，对南非有效地施加影响，以达到上述目的。这种努力现在尤为必要，为了整个世界社会的利益，说实在也为南非本身的长远利益，应该加紧努力。

此外，我国代表团也公开说过，如果南非继续冥顽不化，我们将在安理会内支持某些审慎择定分阶段执行的措施，以迫使南非尊重安理会的决定，履行安理会和国际法院规定的显然属于南非的国际法义务。爱尔兰一贯主张进行世界性努力，以国际正义和法治代替冲突和纷争。如果我们也抱这种主张，那么当所有其它办法均告失败后，我们必须准备支持依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周密制订的措施，以确保那些多年来不断无视法治、使许多人蒙受巨大苦难和冤曲的国家尊重法治。

这就是我国代表团的主张。但是，我必须指出，此刻我们最为关切的是：安理会对于什么是最佳途径的问题，意见分歧，可能导致严重对峙，使安理会在这时刻发生分裂。

安理会处理这个问题至今已有几年，成员国在需要做些什么这个问题上意见大都一致。安理会一向寻求在联合国范围内，通过某些现任理事国和前任理事国在持久的谈判中极力主张而且大家一致接受和同意的设想周到的提案，采取和平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它多承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副秘书长厄克特和主任专员兼特别代表阿提萨利先生等热心工作，为谈判实施安理会决议、克服种种障碍而进行了



多年的耐心努力。这一切都是他们出于对纳米比亚人民及其前途的真诚关心，在安理会思想分歧极小的情况下做成的。纳米比亚问题在各个阶段均被看作是一个非洲问题，必须在非洲范围内加以解决，而不能象其它许多问题那样，被看成是范围更大的东西争霸的一个方面。

国际争取纳米比亚自由独立的努力，尤其是联络小组成员国、前线国家和西南非民组为确保第435(1978)号决议认可的计划得到充分实施而作的种种努力，无疑提供了一个突出的例子，说明世界社会，尤其是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特别的安理会，应该如何对付一个棘手而又危险的问题。

这次为和平解决长期而未决的严重国际问题而作出的重大持久努力，如果成功的话，将指示出如何处理和谈判解决其它难题的途径。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辩论之后，在诸项决议上发生严重对峙和意见分歧，无功散会，那么迄今保持的团结所带来的希望将会破灭，纳米比亚将继续受苦受难，而真正受益者唯有南非而已。我倒是要说南非是“表面上受益者”，因为与其邻国以及在其未经同意擅自统治的领土内发生纷争和冲突，对其真正的长远利益也是不利的。

此外，凡愿意从安理会团结一致作出这种持久的努力中吸取教益的人、凡终会以这种努力为典范、看到重大国际问题如何可以和平办法团结一致处理解决的人，也都会由于这样一种结果而无比失望。

所以，此时此地我们需要的绝对不是由于一万固执已见而出现分裂和意志不一，不是由于意愿冲突而使双方怒气冲冲，分道扬镳，我们需要的是向南非明确表示我们的团结和共同决心。

我们的共同目的必须是：在经过三年耐心谈判、依照第385(1976)号和第435(1978)号决议规定的构架，在联合国的监督和监察之下，通过自由公平的选举，最终实现纳米比亚的独立。如果依然有任何真正障碍的话，只要确实存在，就可迅速得到清除。但是清除这些障碍万万不可以根本上改变已经取得一致的意

见以及赖以达成一致的构架。 我再说一遍，爱尔兰的目标是希望一年之内看到纳米比亚实现独立，然后欢迎它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

爱尔兰代表团决心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希望看到安理会为实现这个目标而一致努力，我们将一如既往，象一周前辩论开始以来那样，继续努力避免安理会内出现分裂，我们认为，我们都希望实现上述目标，而分裂将严重削弱这种希望。

我们正坚持不懈地努力避免安理会内出现分裂，如果这种努力不成功，那么我国代表团就别无选择，只得仔细审查可能提出来的决议草案的每一方面，以决定我们的表决态度——我们将抱着现实的态度参加表决，但目的也十分明确，要向南非表明我们的宗旨坚定不移，我们认为安理会的每个成员国都应向南非表明这一点。但是我们主要的目的还是努力避免安理会此刻出现分裂。

我祈望我们的努力成功，因为我相信安理会的团结以及我们共同决心实施协议的坚定宗旨，就是我们在这次重大辩论中最有必要发出的信号，以实现我们的目标——纳米比亚早日获得独立。

我作为爱尔兰代表发言到此结束，现在我重新以安理会主席的身份讲话。

今天上午没有其他要求发言的人了。 我建议视情况与各理事协商后，再确定安全理事会下次会议的时间，继续审议题为“纳米比亚局势”这一项目。 会议也许在明天举行，但这件事情我要和各理事协商后再定。

下午 1 时 2 5 分散会。